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第一二二回 吳用智御鄆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

卻說上年冬季，吳用因病困在新泰城內，得安道全醫治，漸有轉機。適接到山寨中徐槐臨訓之信，彼時吳用神識尚昏，此話傳入耳中，倒也不分著急，只說些不怕他，不關緊要的話；又說些必須防備，不可大意的話。到了次日，卻早已忘了。安道全議方進藥，吳用漸漸神識清了，恰又接到秦明陣亡之信。安道全一聽見，忙出來關會眾人道：「此信千萬不可囑入軍師耳中了。軍師心疾暫得平安，若一聞此報，憂驚齊至，神明再被擾亂，為害不小。」眾人稱是。大家約會了，瞞得實騰騰地。一面安道全趕緊處方調理，吳用無事擾心，倒也無思無慮，其樂陶陶，所以服藥帖帖得益。眾人倒替他日夜提心，深恐又有什麼警報，擾亂了他的心思。且喜連冬過春，徐槐一邊久無消息，更喜雲陳兩處亦無動靜，一路順風，無些毫打叉之事，以是吳用漸漸向愈。安道全已開了一張補心養神的方，說道：「此方即有加減，亦不過一二味而已。服此方三劑，可以全愈。」眾人皆喜。不料驟然起了一樁大打叉的事，你道是甚事？原來安道全係好色之徒，腎元素虧，更兼上年冬季星夜渡冰，受了寒氣。《內經》云：「冬傷於寒，春必病溫。」又云：「冬不藏精，春必病溫。」安道全既不藏精，而又傷於寒，寒邪乘虛襲入少陰，深藏不出，日久醞釀成熟，至春時少陽氣升，再經外感一召，內邪勃發。那日安道全診視吳用畢，出來覺得有些困倦，便上牀去躺了一躺。天晚起來，覺得身子發熱。次日便口渴咽痛，神思不清。眾人忙來問候。安道全提心診了自己的脈，便道：「不好了，此名春溫症，來勢不輕。」眾人都耽起憂來。安道全自己開了一張藥方，眾人看時，乃是薄荷、杏仁、桔梗、積殼、淡豆鼓、牛蒡子之類，方味極輕，眾人不解。當日，安道全還扶病出來，到吳用房裡診視吳用，說道：「原方不必改易，仍可守服。」吳用功安先生歸房養息。安道全退出，到了自己臥房，上牀便睡。侍從人將他自己開的藥方配藥煎好，與他吃了。

當夜無話，第三日病方漸漸沉重，覺得指頭蠕蠕微動，眩暈驚悸，腰膝痿軟，齒燥唇焦，口渴不解。安道全道：「不好了，此腎虛亡陰，將成痼厥之候也。」此時已起牀不得，便叫旁人書方，用生地黃、麥門冬、元參、知母、炙甘草、龜板、鱉甲。眾人都進來探望，看那藥方分兩太重，又不解其故，只是問候數語而已。安道全道：「小可賤恙，竟大是險症。可惜兩個小妾部遠在山寨中，此處無貼身服侍之人。」原來安道全這兩妾都有羞花閉月之貌，是山寨中搶擄來的，當時安道全看得中意，向宋公明討了來，此時病急，還記掛這兩個寶貝。眾人都道：「這事容易，今日便差人到山寨去迎取兩位如嫂夫人來。」道全點首，眾人退出。是日吳用守服安道全原方，聞知安道全病重，也兀自記掛，親自扶病出來，探看安道全一次。

安道全上午服了藥，至下午病勢不少衰。安道全便吩咐用熟地黃、生地黃、芍藥、石斛、麥門冬、五味子、元參、阿膠、炙甘草，其生、熟地分兩竟用出二三兩以外。眾人看了，盡皆駭然，道：「怎麼外感症，好吃這種大補藥？算來快刀不削自己的柄，一準是他昏了，開錯的，須接位高明先生來評評看。」須臾請到泰安城內一位極行時的先生，叫做過仙橋，前來診視。眾人求他直言。那過先生診了安道全的病，出來看了安道全的方兒，拍案道：「安先生？矣！此症內外邪氣充塞，豈可服此滋膩收斂之藥？此藥如果下咽，必然內陷。他起初這張方原是不差，不知何故忽然更改？」說罷，便就他起初的原方，加了柴胡、葛根、鉤藤、黃芩、連翹，並批了幾句慎防內陷痼厥等語，用了茶，拱手升輿而去。

安道全索看那醫之方，便道：「殺我者，必此人！我位休睬他，只顧煎了我那個方藥來。」眾人諾諾而出，主見難定。吳用亦躊躇無計。只見旁邊一個小廝稟道：「此地東門頭大王廟大王菩薩，最為靈驗。廟內設有藥簽，何不去求帖神藥來吃？」花榮喝道：「你省得什麼，卻來多嘴！」吳用道：「也是。但我想天道遠，人道邇。藥簽不必求，可將那過先生與安先生的藥方寫了闌兒，就神前卜卜罷了。」眾人依言，即忙做了兩闌，備副香燭，花榮親去，到了大王廟裡，拜禱拈籤。也是梁山一班魔君業緣將盡，理當收伏，安道全本在地煞數內，如何免得，當時偏偏拈著那過先生的方。

花榮轉來，眾人主見遂定，也不去問安道全，便將那過先生的方配藥煎了。時已掌燈，安道全病勢大重，已催藥好幾次。眾人忙將那藥煎好，遞進去。原來那兩張方氣味判然不同，安道全上嘴呷了一口，便叫苦道：「你們果聽那庸醫之言來殺我也！」推開藥盞，叫：「快煎我那方劑救我！恐怕不及了！」語言已覺蹇澀。眾人聽此言語，急迫無計，便將他方劑減取三分之一，說道：「且試試看。如不錯，明日依他原劑不遲。」豈知時不待人，當夜煎好與他服了，到了天明，安道全已舌卷囊縮，四肢抽搐，不能言語。急請了過先生並幾位名醫齊來診視，吃藥不瞞郎中，竟將昨夜安道全不肯服過先生的藥，先服自己的藥等話說了。過先生道：「果然補壞，內陷了，我說何如！」當時眾人共議了一張藥方，無非羚羊、犀角、柴胡、鉤藤之屬，灌了一劑，全然無效。吳用此時雖守服安道全原方，然因安道全病危，心中連日著急，也覺得病重了些。那安道全競不言不語的臥了一日。

次日眾醫競至，過先生已辭不開方。還有幾個不知死活的，在那裡開方議藥，所有藥味也記他不得這許多。不上三日，竟把一個神聖工巧的地靈星神醫安道全送入黃泉。當時盛殮好了，送回山寨。

吳用的病，正是為山九仞，功虧一簣。驟然失卻良醫，莫能措手，不免也請那班過先生之流來酌議方藥。可憐那班先生，還不敢分改易安道全的原方，不過略略增減了幾味，吳用服下，便覺乖張。眾人都惶急起來，吳用道：「我想安先生病急時曾說，此方可以守服。如今安先生已故，又無人能增減，只好老守他這張方吃過去。」眾人稱是。吳用仍服安道全原方，日復一日，不必細表。

吳用覺得精神復舊，這日正在商議攻取之策，忽報宋江差人來請公孫勝、魯達、武松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同守泰安，並報知徐槐攻入水泊之信。吳用大驚道：「這話從何而來？」公孫勝便將上年冬季，徐槐親到水泊，又導龍岡交鋒，秦明陣亡等話說了，並道：「那年因軍師貴恙沉重，所以廝瞞。」吳用道：「原來先有此一事，當初何不早為防備？」花榮道：「那時小弟一聞此信，便稟知公明哥哥，知會盧兄長，飭嘉祥、濮州夾攻鄆城。那時因寒凍開兵不得，今春暖，他們不知為何按兵不動。」說至此時，吳用凜然變色道：「濮州可動，嘉祥萬不可動。緣劉廣在兗州虎視眈眈，倘呼延兄弟偶一離開，必遭毒手。就是濮州林兄弟進兵，也須相機施行，不可鹵莽，我料這徐官兒必有備防。只是現在水泊已失，大非所宜。但願保得頭關，方可無事。公孫兄弟此去，便將我這番言語，致意公明哥哥為妙。如今我病體新愈，難以道途跋涉，這徐官兒未必一時退得。俟數日後，我稍可行動，即便拔步而來。」公孫勝應諾，即辭了吳用諸人，領魯達、武松、樊瑞、項充、李袞赴泰安去了。吳用對花榮道：「不料又遭了意外之虞，看來此處剪除雲陳之舉，只好暫擱一擱起。我歇數日，必須親往。」花榮道：「我們山寨頭關，地形峻險，料想那徐官兒未必一時破得。他不得頭關，也不能常守水泊。」吳用道：「賢弟之見固是，然我終心內記掛得緊，必須親去走遭。」二人因此時時憂慮。

不數日，忽報戴院長到。吳用大驚，急問戴宗：「什麼急務？」戴宗報稱頭關已失，並具言：「官兵從坎離谷上面殺人，以致失利。現在公明哥哥急遽無計，速請軍師回山，商議退敵之策。」吳用驚得幾乎跌倒，眾人盡皆失色。吳用道：「這官兒真有神出鬼沒之奇！這坎離谷上，亂峰怪石，趾步不容，他卻如何進來？現在事已如此，我只得速去也。」花榮便命歐鵬點五千兵護送。吳用忙叫：「不可，不可！此去路過兗州，劉廣在彼，我雖有五千名兵，如何敵得，卻反打草驚蛇。我想不如青衣小帽，同戴院長偷渡過去為穩。」花榮道：「軍師貴體新痊，豈可如此奔勞？」吳用道：「也說不得。」便教侍從人打起包袱，眾人送行，盡皆淒咽無色。吳用對花榮道：「花兄弟善守新泰，並知會泰安公孫兄弟、萊蕪朱兄弟，三處聯絡把守，千萬不可失利。我回去退了這徐官兒再來。」說罷，與眾人別了，同戴宗拔步上路。不說花榮等送別吳用，自回新泰，與公孫勝、朱武聯絡把守。

且說吳用同了戴宗回山，一路曉行夜宿，不日到了兗州地界。時已昏黑，尋個客店安身。不防劉廣早已料他要來，餘日前已差苟桓在境上嚴行查察。這日吳用方到境上，苟桓早已訪著，便飭兵役直到店中來拿吳用。幸虧吳用機警，早一時先已覺得，忙與戴宗拴上甲馬，星夜躡躡逃，神行法快，苟桓追不著而返。

吳用、戴宗一口氣奔馳，腳不暫停，一日一夜逃出兗州西境。吳用已覺得喘乏眩暈，緩緩地到得梁山，只見前面水泊盡築了堤岸土？，一帶旌旗戈甲，嚴緊守備。吳用叫苦道：「他這意，分明要永遠和我斷並也。」便繞轉梁山東面，尋入山的路。戴宗叫苦道：「方才小弟出來，是走這條路的，此刻又被他用兵堵住了，我們歸去不得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後山何如？」戴宗道：「後山有鎮撫將軍兵馬堵住，難以進出。」吳用道：「在水泊以外否？」戴宗道：「在卻在水泊以外。」吳用道：「這卻不妨事。這路兵馬，一準是徐官兒邀他來虛張聲勢的，我可以設法偷渡進去。」當時吳用、戴宗從東泊曲曲灣灣，左回右避，渡到後山，果然不被官兵所覺，直到後關。關上李應見了吳用，急忙開門迎入，一面差人報知宋江。宋江聞吳用到了，急忙迎見。宋江、盧俊義一齊訴說徐槐利害：「此刻他將頭關上築了土？，悉力攻我二關。他手下三員勇將，驍勇異常，無人近得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且守住了二關再說。小弟走了這番急路，兀自有些頭眩心悸。」說未完，宋江忙道：「我正忘了，軍師貴體何如？」吳用道：「旬日前賤軀競已精神復舊，叵耐此番回來，兗州境上吃劉廣那廝搜根剔齒價尋來，不是小弟先機逃走，性命幾傷他手。現因與戴院長連走了兩夜一日，兀自疲乏得緊，打熬不得了。」宋江及眾頭領聽了，都咬牙切齒憤怒起來，道：「誓必生擒這廝們來碎割，出口惡氣！」宋江道：「既如此，軍師且請安睡養息，改日再議。」吳用便進房去睡了。宋江、盧俊義及眾頭領登二關守備。

且說徐槐自渡過水泊，攻破頭關之後，賀太平本章奏入，天子大悅，便加徐槐壯武將軍銜，特賜紫羅傘蓋，金爵玉帶；李宗湯、韋揚隱、任森、顏樹德均加都監銜。張叔夜又奏：徐槐此番深入梁山，竊恐兵力不足，請敕山東鎮撫將軍酌撥全省兵馬前去協助，并敕山東安撫使酌撥錢糧。天子准奏，便傳旨往山東去。徐槐奉旨謝恩，感激奮勉，不等各路兵馬到來，便與韋揚隱、李宗湯安派人馬，將軍分為二隊，韋揚隱、李宗湯分領了兵，輪替攻打二關，晝夜不息。顏樹德兼領二隊先鋒，勇銳衝突。宋江、盧俊義飭眾人死命把守，那裡還敢鬆手。只等吳用養息好了，商議退敵之策。

吳用卻足足臥病了三日。幸虧安道全原方將根本培足了，所以不致敗壞。三日之後，漸漸養轉，便請宋江到牀前來議軍務。宋江到了牀前，先問候了幾句。吳用便開言問道：「坎離谷上官兵，到底怎樣殺進的？」宋江道：「我前日方才探得，那廝實從幽洞天懸繩而下。」吳用變色道：「這裡原來有如此老大破綻，我當初兀是防到谷下，卻不防到這谷上也。兄長快派精細頭目四面巡察，現在二關內並四面隘道山谷，再有沒有這樣漏洞？」宋江道：「盧兄弟已巡察過一遍，小弟回山時也巡察了一遍，卻沒有什麼漏洞看得出。」吳用道：「雖如此說，寧可再尋尋看，倘或有之，不惟我可預防，並且乘那廝不知，就可從此處出奇制勝。」宋江稱是，便傳令帳下各頭目仍去分頭巡看。吳用又道：「兄長，你後山如許防堵重兵設他做甚？」宋江道：「軍師，你不看見後山現有鎮撫將軍兵馬萬萬壓境立陣，此處豈可疏虞？」吳用笑道：「萬萬便如此怕他，若百萬壓境待怎地？兄長可曉得，鎮撫將軍張繼有甚伎倆，這枝兵馬怕不是這徐官兒邀他來虛張聲勢，牽制我們的？我們用重兵把守，豈不是正受其欺？」宋江恍然悟道：「軍師真是高見，如今依軍師調度將如何？」吳用道：「他既虛張聲勢，我亦何妨虛作備禦。如今前面既如此緊急，我們且丟開後面假局，盡傾寨內之兵對付前面，這徐官兒一面要正觀我山寨，又要兼顧嘉祥、猴州，我料他兵力必然不足。如今我以全寨之力對付他，何患不勝！」宋江喜道：「得軍師此策，吾無憂矣。軍師且請安息，我去如法調度。」說罷，便出廳傳令，教後泊旱寨、水寨各各虛插旌旗，只留少許兵丁把守，這裡將寨內所有兵將，盡數點齊，殺向二關。

徐槐正在攻關。宋江傳令，開關殺出，韋揚隱、李宗湯督兵奮勇迎戰。徐槐見賊兵勢大，便傳令先約後隊，退入頭關。宋江督率眾頭領，與韋李二人拼命大戰。徐槐傳令，教韋李二人左右呼應，徐徐退回頭關。宋江領眾緊緊逼上，韋李二人領兵先後按隊進了頭關土？。宋江兵馬直逼上？，那土？上槍炮矢石，已密麻也似守住。宋江大怒，顧眾兄弟道：「我兵馬四倍於他，若三日之內破不得這土閩，我宋江也無顏立於山寨了。」眾兄弟受這番激動的話，端的督率眾兵，舍死忘生，親冒矢石，攻打土閩。攻到第二日，忽報後山水泊各港火發，官兵已殺入水寨。宋江大驚。

原來徐槐數日前探知吳用回寨，便差人到鄆城，教徐青娘與汪恭人商議。汪恭人道：「不妨。吳用雖然多智，並不是上界天神，令叔但當心抵禦，儘夠敵得，未見定是他勝我敗。只有一著，山後鎮撫兵馬本是虛張聲勢，他既來了，必然料破此計；被他料破，他必傾寨而來。那時令叔寡不敵眾，卻是老大費手了。」青娘沉吟道：「他既料我那是假，必然不設防備，我何妨叫他弄假成真！」汪恭人笑道：「我也這樣想。那賈夫人才智超群，他的兵馬訓練有方，盡可用得。那年金成英突起草野，只借他八千名兵，便能迅掃強敵，成效彰彰可睹。如今我便屈他親身下場，顯點手段，有何不可。」青娘聽了甚喜，道：「既如此，煩恭人作速寫起書札，我回署去即將梁山後面輿圖攜來，一並寄去，以便賈夫人相勢進攻。」汪恭人稱妙。青娘當即回署，取了梁山後面輿圖，復到汪府來，汪恭人已將書信寫好。當時看畢封好，即差人賀送到鎮撫署內去，青娘辭別回署。

那賈夫人接到汪恭人書信，並梁山地圖，暗想道：「此事卻難，我從未親臨戎行，今日驟然用兵，我與將士不曾相習，深恐呼應不便。但此番係國家大事，我家世受皇恩，未有涓埃報答，今日汪恭人大義勸我，我怎好不去！」想了一回，便與張繼說了，請了令箭兵符，大擺鎮撫將軍儀仗，裝束起行。不日到了營中，大小將士一齊接見。賈夫人升中軍帳坐了，便先將皇朝恩德，現在情勢，剴切宣諭了一番，眾將齊聽命。賈夫人按地圖水泊各港道路，將戰守兵丁一一派定。次日，傳令一齊進攻，八萬人馬力勢浩大，火攻水戰，槍炮卷電般打進水泊。

吳用聞報大驚，急差人報與宋江道：「今番只好撤回軍馬，不然頭關未得，後關先失了。」宋江便傳令退兵。來人忙稟道：「軍師尚有一言：退兵須要徐徐，切不可露出急遽之態。若吃那廝並力追來，深恐後關未保，二關又失了。」宋江依言，便將軍馬分作數隊，陸續退回二關。宋江一退回關，就即教盧俊義回了張清、燕青、張魁保守二關，自己帶同李應、徐寧、燕順、鄭天壽，率領後半人馬，同吳用飛速去策應後關。鎮撫兵馬已登北岸。吳用教宋江且守後關，待軍心稍安，再定計議。守了一日，賈夫人探得宋江已到後關，便收兵退去了。徐槐已在那邊力攻二關。宋江對吳用道：「如此怎好？」吳用繃眉不語，半晌道：「且兩邊都堅守了，過幾日再看機會。」宋江、吳用當日在後關看守了一日。次日教李應等當心防禦，宋江便同吳用到二關。官兵力攻，賊兵力守，兩下拒住。

且說林冲在濮州，上年冬季奉到盧俊義來攻鄆城之令，等到本年春暖，便差鄧飛、馬麟領兵一萬二千人，偷渡魏河，襲擊鄆城。鄧飛、馬麟領令前去。到了魏河，鄧飛與馬麟商議，馬麟領兵一半先渡魏河，鄧飛在後策應。商議停當，馬麟先渡。渡得河時，正想擇地安營，忽聽得對面截林山一個號炮飛入九天，四邊林子內大炮、鳥槍、佛狼機、子母炮，乒乒乓乓，潮湧般卷進來。馬麟大驚，率眾飛逃，卻不見一個官兵追來。馬麟大怒，重複殺轉來。鄧飛在對岸望見馬麟兵敗，大怒，領兵盡數渡河，與馬麟合兵一處，只見一個官兵。鄧飛、馬麟大怒，催兵殺進，三番衝突，都被林子內槍炮打退。賊兵死傷無數，銳氣已墜，只得領兵渡河回去。方才過得一半，只聽後面又是一個號炮，大隊官兵殺來，賊兵此時已無心戀戰。任森一馬當先，揮眾殺賊，南岸賊兵盡死，鄧飛、馬麟領著北岸敗兵，逃回濮州去了。

任森派兵守住截林山，自己領百餘騎到鄆城報捷。徐青娘在署正與汪恭人接談，忽接到任森報捷，汪恭人稱賀道：「小姐以五千兵勝賊兵一萬二千，真妙才也。」任森道：「小將現在仍派那五千兵丁守截林山，深恐賊人經此一跌，盛怒而來，這邊兵少，抵當不住，所以特來與恭人、小姐商議。」青娘未及開言，汪恭人道：「任將軍所見甚是，今可速稟徐相公，調定陶、曹縣兵馬守住魏河，西連截林山兵馬，東連水泊土？兵馬，隔河與鄆城、范縣又相呼應，賊兵自不能飛渡也。」青娘笑道：「恭人全不顧嘉祥一面耶？真是大膽。」汪恭人亦笑。當時任森將魏河捷音，並汪恭人之議，報與徐槐。

徐槐聞報甚喜，答書慰任森，并教依汪恭人之議，安排各路。任森得信，便傳徐知府令，檄調各路人馬，安排去訖。忽報嘉祥賊兵殺來，任森差人往探，乃是韓滔、彭玘領三千兵到來。任森報與汪徐二夫人，汪恭人道：「今番又有三千顆首級，請任將軍建功也。」任森傳令軍士各處堅守。眾將道：「濮州賊兵一萬二千，主將尚欲迎戰，今嘉祥賊兵只得三千，主將何故反要堅守？」任森道：「諸君未知其故。濮州賊兵一萬二千，其氣甚銳，若不先破其銳氣，使他全力逼近攻圍，何時得解。今嘉祥賊兵只得三千，

其氣甚銳，必不能與我久持。我但堅守以俟其退，退而擊之，必得大勝。今日不消得性急也。」眾將皆稱是，遵令各處嚴守，拒住賊兵。

原來呼延灼在嘉祥，本欲夾攻鄆城，自接到宋江教他防備劉廣，不可輕動之諭，便不敢興兵。這日聞得徐槐殺入水泊，破了頭關，林沖兵馬又敗，大為駭異，便集宣贊、郝思文、韓滔、彭玘商議，只得違了公明將令，發兵攻鄆城。卻又心下難決，只遣韓滔、彭玘帶領三千名出去。那韓滔、彭玘攻鄆城，攻了五日，官軍堅守不出，毫無便宜。呼延灼見劉廣一邊毫無動靜，便教宣贊、郝思文守嘉祥，自己領兵一萬，去接應韓滔、彭玘。誰知那兗州的劉廣，自聞徐槐攻梁山，又得徐溶夫轉致牽制嘉祥之信，便教荀桓日日差人探聽嘉祥信息。這日探得呼延灼大隊出境，劉廣便與荀桓、劉麒、劉麟點起兵馬四萬，即刻起身攻擊嘉祥，一日即到城下。呼延灼聞報大驚，即忙轉來，與劉廣兵馬遇著。劉廣、荀桓的兵馬本是訓練有素，呼延灼被他牽制奔勞，如何敵得。當時交鋒一陣，賊兵大敗。劉廣等四人率眾奮勇廝殺，斬獲無數，大掌得勝鼓回兗州。韓滔、彭玘聞報大驚，忙抽軍回救嘉祥。任森見了，便驅大隊銳騎掩殺出來，韓滔、彭玘大敗。任森揮軍痛殺，殺得賊兵全軍敗覆，韓滔、彭記領百數殘騎逃回嘉祥。任森收集人馬，仍與汪恭人、徐青娘商議守備之法，差人報捷於徐槐。

徐槐聞報大喜，便策眾力攻二關。宋江、盧俊義同吳用費盡心機，協力守備。徐槐兵馬在二關下毫不相讓。自春歷夏，此攻彼守，相拒四月有餘。中間彼此各有小勝小負，徐槐只是不退。此時徐槐已陸續收齊鎮撫將軍調撥的人馬，又得賀安撫接運的錢糧，勢力愈大，便將軍馬調作□餘撥，勻派勞逸，輪替相代，竟將梁山四面合圍。

宋江、吳用在圍城中百計守禦，□分焦急。宋江道：「這徐官兒兵勢愈大，竟與我永遠相持，怎好？此刻我寨內兵糧尚不見缺乏，但日久攻圍不解，終屬不妙。」吳用道：「不但此也，他三四月間還用力攻打，此刻他竟按兵四守，坐困我們，此其意不可測。我被四面合圍，弄得一人進出不得，外面消息竟無從探聽，如何是好？」宋江愁急萬分，不上幾時，頭髮白了許多莖數。吳用仍教頭目嘍囉們去尋四邊的僻路。忽一頭目稟稱尋著一洞，在後關外，北山下。宋江、吳用皆喜，忙問怎樣的。那頭目道：「小人見這山下棒棘中，好象有洞。便掃除了榛棘進去，果然是洞。小人隨即進洞細探，果然通外面的。」吳用道：「外面通甚路？」頭目道：「只有一條崎嶇狹隘小路，直到運河。」宋江道：「運河寸寸節節都有壩閘，對岸密麻的都是東平州營汛燉煌，如何用得來兵？」吳用道：「用兵雖用不得，但有此一路，可以探聽消息，亦是天賜其便也。」便差戴宗出去，先往東京打聽，轉來便往泰安、新泰、萊蕪、嘉祥、濮州各處，都打聽些消息，速即回報。戴宗領命，即日由後山洞偷出，飛速往東京去了。

原來種師道自征遼奏凱回京之後，天子本要就命他征討梁山。那時蔡京尚未正法，一心要替梁山出力，便奏稱：「邊庭重地，不可無人，仍請命種師道去鎮守。」天子准奏，吳用也聞知此事，所以一向不以東京為慮。自蔡京正法之後，種師道仍出鎮邊關，因力保張叔夜可當征討梁山之任。天子准奏，便召張叔夜內用。適固高俅奉差誤事，辜恩溺職，天子便將高俅貶了三級，削去太尉之職，便命張叔夜升授太尉，圖與叔夜議征討梁山之事，便命兵部先行檢點軍馬。戴宗一聞此信，驚出一身大汗，急回頭便走，也無暇往泰安等處，便取路急回梁山。正走到東平地界運河岸邊，忽回頭見一人徘徊岸上，戴宗認得是公孫軍師的心腹，吃了一驚，悄問其故。那人悄答道：「公孫軍師有緊急文書差我投遞，如今我到了此地，無路可入，怎好？」戴宗便邀他同取後山小洞，到了大寨。

宋江得聞張嵇促將放經略之說，嚇得魂不附體，看著吳用道：「怎好，怎好？」吳用道：「且慢。事至於此，已危急萬分，兄長急壞無益，待小可想一法來。」宋江只顧自己口裡嘈道：「可惜蔡京已死，不然求他斡旋最好。」吳用正在低頭沉思，一聞宋江此言，便顧宋江微笑道：「既失大龜，盍求小子？」宋江恍然大悟，便教蕭讓趕緊修起一封求童貫的信來。蕭讓領命退去。那隨戴宗同來的差人，便呈上公孫勝的文書。宋江拆開看時，只見上寫著：

「雲天彪率領大隊人馬未攻泰安，小弟策眾守備，幸未疏虞。因探知陳希真女兒傷已平復，希真日日操演人馬，想不久亦便要來滋事矣。小弟兩邊策應，深恐疏失，特請兄長與吳軍師教之。」

宋江見了，又添一重焦急。吳用道：「這泰安三城，本是緊要所在。我此來本欲速退了這徐官兒，便去策應那邊，如今本寨兵圍不解，泰安又軍報緊急，為今之計，只有兄長親赴泰安，助公孫兄弟協同保守方好。」宋江聽罷沉吟。吳用道：「泰安三城乃緊要所在，若使此處疏失了，雲陳兩處兵馬無阻無礙，直達本寨，為害不小。小弟因公孫兄弟未必支得，所以請兄長前去。這裡山寨，小弟同盧兄長在此協力保守，力想一法，破這徐官兒，兄長勿憂。」宋江點頭依允。只見蕭讓將信稿呈上，宋江、吳用一看，都稱甚好。便命蕭讓即速騰清，又命即速辦齊賄賂。次日便命戴宗帶了書信、賄賂，飛速往東京求童貫去了。戴宗已去，宋江也隨即起身，帶了幾個伴當，由後山洞出去。

不說吳用與盧俊義守山寨，且說宋江出了後山，不數日到了泰安。公孫勝等迎入城中，訴說：「雲天彪全隊在秦封山下攻打，已有五□餘日，□分利害。弟等百計守禦，幸未失守。現在探得陳希真兵馬已起，小弟已急教花榮趕緊備禦。但如此兩路受敵，如何是好？」宋江道：「吳軍師籌畫此處，三城聯絡呼應，四面險要，各設重兵，本是盡善之法。今日叵耐山寨被徐官兒所困，以致如此緊促。為今之計，只有各處嚴守，諒此地盡雲陳二人之力，未必一時拔得。我但求保守得定，統俟山寨圍解之後，再定計議。」公孫勝稱是，便一面傳知新泰花榮、萊蕪朱武，這裡請宋江同往秦封山督守。忽報官兵已盡行退去。宋江、公孫勝都大為詫異，親赴秦封山去，差人再去探看，果然去遠了。宋江不解其故，又不敢追擊，只得督令加修寨柵，訓練兵丁。忽報陳希真差上將領兵一萬，直奔新泰，花榮在望蒙山協力堵守，聞得後面還有官兵，希真父女親自要來，為此特來請令。宋江大憂，先差人去教花榮且自嚴守。這裡日日去探天彪兵馬，果然盡行歸鎮了，宋江方委公孫勝督眾保守泰安、秦封，自己領魯達、武松並泰安兵五千名，星夜趨程趕到新泰，直趨望蒙山，只見花榮遠遠迎來，並無官軍。宋江見了花榮，便問道：「官軍何在？」花榮道：「連日攻望蒙山，昨日小弟還與樂廷玉廝殺一陣。收兵後，三更時分，他營裡尚是火光燭天，漸漸漸滅。及黎明後，探得盡剩空寨，所有人馬一齊遁去。」宋江大怒，便傳令追擊。花榮忙諫道：「我們今日只求沒事罷了。追上去，萬一中其奸計，悔不可及。」宋江只得依言。領軍馬進了新泰城，住了□餘日，忽報雲天彪攻萊蕪緊急。宋江忙令花榮緊守新泰，自己領兵往救萊蕪。及到萊蕪，說也不信，竟又是新泰的老戲法。宋江怒極，領兵追去，果然中伏，大敗而歸。天彪也不追轉，只顧領兵退去了。

看官，你道這是何故？原來天彪起初攻泰安時，本想一鼓而下，不料賊人守禦得法，攻了一月有餘，只是不動。天彪便遣人與希真商議。希真想賊人三城聯絡，四面險要，一時小難猝拔。為今之計，不如用春秋伍子胥疲楚之法，各將兵馬派勻，輪替攻擊，令其無一日之安。又不擇東南西北，隨處攻擊，令其茫然不知我所圖者在何處。待其疲乏厭怠，然後突用大軍，並力進剿一路，必得大勝。當時想停當了，便修書答報天彪。天彪大喜，便依計施行。宋江大受其困，半年之間，奔命九次。明知天彪、希真用計困他，亦叫做無可如何，只得恨恨而已。後事按下慢表。

且說徐槐圍梁山，自二月至六月，圍得梁山□分危急，又接到張嵇仲書信，言不久便有天兵征討，勸其守待天兵，萬勿疏虞。徐槐得信大喜，眾將皆喜。徐槐傳諭各營，嚴禁守備，靜候天兵。不料自六月至八月，日日盼望天兵，只是不來，徐槐大疑這一事，不知為何助逆棄順，真叫做無巧非書。有分教：群盜殘魂苟續，留須盈貫之誅；真仙大願漸成，終著精忠之望。畢竟天兵不到是甚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